

32 黑磁帶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曾经发生在中国西部的一件真实诈骗案为素材的长篇小说。

A城多种经营开发公司总经理刘光胜与市长儿媳通奸被公安局以破坏军婚流氓罪逮捕。不久，刘犯在狱中离奇死亡。负责该案的周洁法官在勘察中循着蛛丝马迹，挖掘出刘犯深埋地下的三十二盒录音磁带。磁带的发现揭开了A城一件震惊全国、价值达三亿一千万元的特大诈骗案始末。

录音磁带详尽地记录了刘犯一伙在一夜之间暴发成为亿万富翁的各种罪恶勾当：他买通工商局长并骗奸了他的女儿，获得了起家的营业执照；他指使妖艳十足的妻子勾引银行行长获得了巨额贷款；他用万元巨款收买报社记者为其欺骗舆论，制造假象；他采取送金钱、女色和高档消费品等手法拉拢了A城包括市长、工商局长在内的一批中上层官僚，为其诈骗犯罪推波助澜；他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城实行“胜利大分配”，一次就向空中散发数百万元的钞票；他开办宾馆，实则是高级妓院。用美色作诱饵，在充满色欲的环境中洽谈业务，致使各地业务人员、公司经理纷纷落马。这一切，刘犯均作现场实况录音。录音磁带不仅是刘犯用罪恶撰写的遗言，也是窃取A城权力的一伙蛀虫的自供状。

围绕这三十二盒录音磁带，展开了美与丑、善与恶的殊死搏斗，机智的周洁法官几度险象环生，但在以A城市委书记为代表的正义力量支持下，终于化险为夷，将磁带交到了人民手中……。

目 次

1. 死之迷.....	(1)
2. 从姘妇床头查获的录音带.....	(13)
3. 第一次审讯.....	(22)
4. 交换的代价.....	(33)
〔第1——6盒录音磁带〕	
5. 第一个信号.....	(58)
6. 第十八次审讯笔录.....	(66)
7. 前科犯与老朋友.....	(72)
〔7——9盒录音磁带〕	
8. 重大嫌疑.....	(108)
9. “学费”的价值.....	(116)
〔第10——13盒录音带〕	
10. 关于贷款的调查.....	(138)
11. 亿万富翁的诞生.....	(144)
〔第14——22盒录音带〕	
12. 紧急措施.....	(179)
13. 胜利大分配.....	(194)
〔第23——27盒录音带〕	
14. 狭路相逢.....	(240)
15. 战舰沉没.....	(252)
〔第28——32盒录音带〕	
16. 最后一次审讯.....	(304)
17. 意外的收获.....	(310)
18. 大截击.....	(327)

死 之 迷

日历：一九八五年七月六日·清晨·

这是一个给A城犯罪史上记下怵目惊心一页的时刻。

这时，在世界那一面，夕阳不肯早早离去，仿佛担心它刚走开，黑暗就会吞噬一切；而在世界这一面，朝阳还顾不上露面，于是邪恶便趁了空，作最后挣扎。

居然，邪恶在世界这面的A城，竟挣扎出一个骇人的罪孽！

五点多钟，当我听见那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当我听见院子里那一阵仿佛发生了特大火警似的喊声，接着当我匆忙跳上值班的警车，闪电般飞驶在城郊那条月色朦胧中的柏油马路上，继之当警车象一发飞射的炮弹撞入两扇已经提前打开的黑色大铁门，当我跳下警车冲进七号号子，扯开那条已被污血浸染得湿漉漉的棉被，紧接着当我看见你那清秀的面孔、真正男子汉的眉目，而又是那种温柔女性的甜蜜嘴巴全部让污血涂染得不堪入目，再后当我看见你还在血泊中正无力地抽搐着、痉挛着的时候——

我看见了：

污血有如显影剂一般裸露了一张蒙住罪恶的网——一张更大的罪恶和更险恶的罪人所结成的网！

你没有痛苦的呻吟，没有求生的挣扎，也没有呼救的喊——当然已经呼喊不出——你只向我留下一丝欲言不能的眼神，但当我想起你昨日几次要向我交代重要案情而终因条件不允未能如愿，因之眉头上挂起吃惊的问号时，你脸上便又立即渗出一种忍受折磨的微笑。虽然浑身在痉挛着、扭动着，然而看得出你在克制，不让自己喊出声来。

“你们裴监狱长干什么去了？”我以尖刀般的喊声责问两名束手无策地呆在你身边的监狱看守员，同时双目象扫描似地在你身上搜寻着，想搜寻到污血的发源地，想设法从那儿堵住残剩生命的液流。

“周法官不知道？”一个看守员没好气地回答我，“我们裴监狱长是个一头沉干部，昨天他回家种老婆的责任田去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向医院要救护车？”我恶狠狠地训斥着看守员，真狠不得把他们的耳朵都拧下来，“难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犯人就那么死去吗？”

“他们是自杀的，我们在保护现场。”一个看守员说。

“你怎么知道他是自杀的？”我追问道，“难道他自杀的时候你们就这么在他身边站着吗？”

“不！”另一个看守员说，“四点四十分的时候，同号这个叫鲁汉彪的犯人爬在门口喊，说有人自杀了。哨兵才在岗楼上用电话通知我们的。等我们进到号子里来的时候他已经自杀了。”

“可他刚才还在扭动！”我吼了一句。

“我们进来时他就这么扭动着，”第一个看守员又说，“我们在给专案办公室打电话的同时也给公安局打了电话，叫救护车的事要你们来决定，我们看守员的职责只是看

守。”

“简直是混帐！”愤怒使我丧失了理智，我已完全不记得自己还是个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了，我粗野地骂着看守员。我知道他们是半年前扩大公检法编制时，凭走门子从农村和一些商店充实到政法机关来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受过一天训练。半年来他们得到的一个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公安常识就是保护现场。今天他们第一次有幸在监狱中实践了。他们以为保护了现场就可以证明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

我头也不抬地在心里骂着看守员，更无暇瞅一眼那个叫鲁汉彪的同号犯是什么样儿。我只把两眼盯着你的身子，从头到脚地寻找那个致命的伤口，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了，发现了那个血液流出的地方——在离你那个由于失血过多已经完全萎缩了的、人类用以种植生命而你却用来犯罪的东西只有三公分的方地方，一条五公分左右长的血口子，肌肤象红鸡冠花似地向外翻开，体内残剩的血液还在汨汨地从一根被斩断的蚯蚓似的血管里向外缓流。我连忙想用手堵住流血的刀口。

监狱的大院里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煞车声。

或许你的意识尚未最后消失，或许你听见了院内的煞车声，或许你感受到我的手触按着大腿根部的刀口，于是你迸尽生命的最后力气，神情莫测地看我一眼，然后你浑身最后一个痉挛，微微一个震颤，终于僵止了，四肢瘫开，双目呆痴，脉搏停跳，紧咬的嘴唇松开，只有刚才脸上那层强忍痛苦的微笑象凝固的面具一样留给了这个无数人还生存着的世界。

你的生命终结了，你虽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然而你

的死亡并没有带走你的罪孽，说到底你是个死有余辜的罪人！你的亡灵将依旧会被押到审判台上，接受正义的审判！

可是使我感到遗憾的是，你的死亡不是时候！因为你的死亡给你的这起震惊全国的大家罩上了一层更加隐密、更加令人心惊的阴影。不仅你的罪孽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更为重要的是你死亡的嘴巴封闭了一切，从而使你身后A城的那个庞大的犯罪集团得以逍遥法外！

接着，从号子门口走进几个人来。

为首的是见习法医小刘，紧跟在后边的是预审科长吕成因，一个头发浓密，瘦脸青黄，神态萎靡，仿佛终年有病的人。跟在吕成因身后的是公安局局长张力权，此人中等个儿，除了鼻梁略显左歪，整个脸圆胖白净，浓眉大眼，嘴巴方正，只是那对不时眨着的眼睛使人感到他一生仿佛每分钟里都在紧张地思考着什么，走在第四位的是检察长何韬，一个身高八尺，银发长脸，终年戴金丝眼镜的壮年人，他的嘴巴和他的目光一样简捷。

见习法医一冲进门，就跳上通铺，检验你是否已经进入真正的死亡，预审科长吕成因进门后先向尸体扫了一眼，然后低下头，不动声色地站在一边；检察长何韬一声不吭，盯着尸体，双眉绳结似地拧出一堆问号；只有局长张力权开始仿佛突然吃了一惊，随之就眨了一下眼皮，用目光在你的尸体与我的眼光之间来回探询。

我立即明白了张力权这种眼神的含意。于是立即扬起左臂，盯着手腕上的电子表说：

“死亡时间，五点二十一分。”

接着，我们一起对你的尸体进行了检验。见习法医小刘

抢先作出结论！

“死者大腿根部的动脉给切断了，属于过度失血死亡。”

对于致死的医学原因没有异议。我们都在尸体检验笔录上签字。我的手显得如此木然而又沉重。吕成因的那只瘦手象是得了鸡爪疯似地抖动，以致把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张力权平时在文件上签字时的那只活象肉老鼠似的小胖手，这会儿就跟吃了毒药似地慢腾腾地在记录纸上踟蹰。他还没有签完自己的名字，就偏过头去征求何检察长的意见：

“检察长，小刘法医只是作了医学上的死因结论，现在我们都在死亡现场，罪犯显然是自杀的，我们完全应该一次性作出结论，免得离开现场后说不清。”

“不！”检察长接过笔一边签字一边说，“我们现在仅就尸体现象进行了检察、所以也就只能就医学上的死因作出结论。至于自杀还是他杀，还是不要轻率作出结论吧。”

何韬签完字仿佛忽然刚想起来似地问张力权：“刚才没有通知政法委员会崔惠同志来？”

“昨晚崔书记不知上哪儿去了。”吕成因替张力权答。何韬扶了一下眼镜。

随着三轮摩托的煞车声，公安局的技术员匆匆赶到。于是我们又一起对你的死亡现场进行了勘验。我们在你尸体右臂下边发现了一片刮胡子用的刀片的残角，尽管血迹模糊，凭经验我当即就确认这是从一个进口的美国吉列牌刀片上折下来的约一厘米长、五毫米宽的一个残角。

天亮之后，张力权局长与吕成因迅即与专案办公室几个人在同号犯中对你的死亡进行调查，并索取了证明材料，七

点五十分当你的遗体被送往陆军医院作冷冻处理时，对你的死亡已经作出结论——首犯刘光胜自杀身死！

从早晨八点开始，整个公、检、法三家就仿佛一锅开水似地滚沸起来。院子里的窃窃议论，电话机房里的暴躁呼叫，专案办公室里的紧急会议，公安局大门口大小车辆匆匆忙忙地驶进驶出，首犯死于狱中的重大案情通过专线汇报到大市公安局，汇报到省检察院和省高级法院，最后汇报到最高法院和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那个一九八五年全国十几家报纸报导过的、因诈骗三亿一千万元骇人巨款而震惊全国的大案要犯刘光胜于七月六日清晨五时二十一分，在A城监狱第八号号子，用一片吉列牌刀片残角自杀了！

消息不翼而飞。当你刚从大西北这个小小的城中死去，当你刚从这个骚动不安的世界上离开，立即成为一则爆炸性的新闻，竟比外国死去一个总统都引起轰动！仅半天时间，A城的大街小巷，以至每个家庭院落，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散布新闻的，有打探内情的，有通风报信的，有重新考虑行动方案的，有大吃一惊的，有满腹疑虑的，有惊慌失措的，有幸灾乐祸的，有如泰山压顶的，也有如释重负的……当然反应最明显的莫过于在人们心中与你案件有重大牵连的那一小阶层人了。比如那个面色清癯，目光锐利，常常蹙着眉头而嘴唇展得挺有气度的市长李秉清；又比如那个刚刚调来几月，身体瘦弱反而精力旺盛的白脸儿书记葛平；又比如工商管理局那个肚子大得出奇而脸上整天乐呵呵活象弥勒佛一样的局长袁乃发，以及袁乃发手下那个脑袋尖得象一只木楔由于一年有八个月时间总是戴着一顶帽子因而获得“皮帽子”雅号的合同科科长宇智通；又比如市农行那个长

得象一头大棕熊似的行长马曰飞以及他手下那个年过四十而风韵犹存的信贷科科长白雪粉；当然还有不少象树叶一样随风飘转的男性中层领导以及一批虽然没职无权却又狐假虎威的风华月貌的娘儿们；等等等等，还有你的二婚小妾岳丽妃向市长交的那个小记事本上的A、B、C、E、F，当然在街上可以随便对号入座以便察颜观色……这一帮人，这一伙人，这小小一阶层人，他们在你死后仅半天时间，就象阴雨连绵数日，今日突然放晴了似的，纷纷从各个角落流入街头，或背着手儿，或把手插进裤兜，要么双臂抱胸或者用一只手夹着叼在嘴上的一根香烟。看他们脸上的神情，人们立即会联想到“阴转多云”这句气象术语。他们不是喜形于色，就是流露出一种侥幸，要么就飘忽不定地浮现出一种小心谨慎地窥测势态变化的神情。他们与人交谈，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或者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走起路来，佯装悠然自得，呈现出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甚或还装成A城一个小小的功臣，如此等等。你，以及他们这帮人，今日用一个罪人的死亡，给这A城瞬间罩上了一层光怪陆离的阴影。

现在你“超脱”了，你身后那一小层人也随之解脱了。然而，我，一个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一个在专案班子中主审你的案件的法官，突然地陷入迷惘与懊恼的深渊。因为一个震惊全国的，背后有一个庞大集团的，总额高达三亿一千万元的经济犯罪案尚未查清，首犯竟暴死狱中，这给我的案件审理工作造成了多大障碍！我心绪上造成的紊乱，思想上带来的压力，纵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强汉也无法承受。从清晨五点钟你突然死亡开始，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无数个问号，象蜂群一样向我头部围拢，疯狂地袭击着我的身心，使

我犹似一个正与敌手拼杀的战将蓦地耳聋目瞎，坠入五里云雾，陷入困境。

你为什么要自杀？你真的是自杀吗？在看管严密的监狱，而且你又是一个上下瞩目的大案要犯，突然自杀了，这可能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

你也知道，在你第一次锒铛入狱之前，我就在这个小城的法院里开始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作为时间观念来说，除了被告与审判员之分，我几乎有五分之二的时间是和你们罪犯一起生活在大墙里的，就此而言，法官即是一个特殊囚犯，所以我完全和你们罪犯一样熟悉监狱，而且毕竟由于身份的缘故，熟悉的程度比起你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和差不多每个犯人以及几乎所有公、检、法的工作人员都心里明白，一个罪犯要在监狱自杀是多么的不可能！一般的防范措施且不说，单是每年的各个节日之前，公、检、法三家联合组织的、对于监狱的安全检查，就会使一切自杀隐患消除干净。

你知道，几乎每次检查我都参加了。

每次我和公安局、检察院派出的人员由监狱的看守员带领着走到每个号子，让每个在押犯把自己所有衣服、被褥以及狱内允许带的生活用具，全都搬到院子里去，然后我们走进号子，在你们犯人的床上床下以及墙角窗台上仔细检查。之后，我们又走到院子，让你们犯人相距一米排成一行，从头到脚地搜查一遍。最后打开你们各自的包袱，翻开每一本书，抖每一件衣服，再把被褥的每个边角细捏个遍，目的是检查有没有一颗小钉，有没有一根竹签，有没有一条小针，

有没有一根铁丝，有没有不该看的书或不该保存的药片，直至一段绳子，一节线头，一张不该写的纸条……总之，一切不安全因素全被清除殆尽。记得还是在我刚刚进入法院工作不久，由我审理的一名因奸杀人罪的女犯被单独关在一间号子里，有一天监狱打来电话，报告女犯自杀了。我和法医匆忙赶到监狱验尸，发现这个女犯把自己的长辫子散开来，拔下一根根头发，拧成一条细绳，拴在小窗的铁栏杆上，随后就把脖子伸进索命的套环中去了。从那以后，所有女囚，不管你头发多么美丽，也不管你哭天喊地，都得把头发一律剪成半寸长的短发，使之再无法拧成细绳。这样一来尽管女囚不象和尚尼姑那样光秃，却也酷似一个落难逃荒者的狼狈相了，但是为了监狱安全，就只好让这些犯罪的娘儿们受受委屈了。另外，对于那些犯有重罪、就象你这样很可能被处以极刑因之有某种危险的罪犯，还要砸上脚镣、带上手铐，并组织罪轻而表现比较安分的犯人轮流看管。所以监狱里尽管不象社会上有人传说的那样：监狱的墙是橡皮墙，不怕犯人碰撞。但是要想自我丧生，阎王爷也是不肯收留的。

然而，事实上你自杀了！用的是一块进口吉列牌刀片的残角！

然而，我还想到，你死的前些日子一直羁押外县，因昨天省司法厅拍电视，上午把你刚刚由外县押回A城，下午在警察看管下拍完电视已近七时，天黑后才关进监狱，可谁又能想到一夜未尽，你竟用一块刮胡子刀片的残角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当天上午，公检法三家就对你遗体下的刀片残角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调查。

结果是：罪行轻微的犯人在监外劳动时，在犯人伙房的

窗台上拣到一个刀片残角，偷着带进号子，藏在你们犯人床头下水泥墙墩的夹缝里，当天夜里被你发现后就做了自杀的工具。可是你是怎么发现的呢？我们详细观察了这条只有几页纸薄的墙缝。我可以断定，你绝对没有那种能看见地下三公尺处有水泥管的特异功能，那么何以能在刚入狱后的几个小时内就发现薄如纸片的墙缝中有一块一公分大的刀片残角呢？更何况是在夜晚，而且裴致青监狱长还告诉过我，监狱自关进你这个震惊全国的经济要犯之时，张力权局长和吕成因科长指示他特意安排了一名身强力壮的轻犯严密看管，然而你还是自杀了！

这可能吗？

回到专案办公室，我百思不得其解：刀片如何由这个叫鲁汉彪的犯人带进号子？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找到那个不易发现的刀片残角而且在其他罪犯的监视下割断自己的血管？尽管在我审理你的案件期间，你已流露出不想活着被押赴刑场，不想活着背跪在枪口之下的心念，然而当你得知你犯罪以来所收买的那个小小的官僚阶层恨不得你立即死去的同样是罪恶的心里，难道你能如此默默无语地死去，从而使那帮团伙求得一逞吗？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先后两次审理了你的案件，你多次和同号的犯人讲到我是一个精明仔细的法官，于是我想，你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带往冥冥之中，你临死的前一天脸上的那种象要交代某种问题的暗示，清晨你濒临绝气的最后那一刹那脸上那种痛苦的微笑和费人猜度的神情又一次浮现我的眼前。早晨对于你的死亡现场的草草勘探使我疑虑重重，所以，我不得不在这方面走尽最后一步。

七月六日晚上十一时许，我单独让看守员把我带进号

子。我把和你一起关押的其他犯人暂时都疏散到其他号子里去。然后我和看守员用一节铁棍撬起你生前睡过的床板，在你们犯人睡的通铺下边的地上，我拣起一张折叠着的纸条。我背着看守员打开纸条，尽管这样做如果看守员传播出去会惹起许多麻烦，但眼前的境遇我也只能这样处理。

纸条上用铅笔艰难的写着：

周股长：（出于习惯在押犯把所有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均称为股长，而把所有武警战士均称为班长。）

你知道我从小就是个不怕死的人。可现在，他们通过和我同类的人，采取了连我这个已够得上无耻之徒的囚徒都羞于启齿言告的手段来折磨我，逼我早死。可是他们想错了，我绝不会把我的尸体和我与他们的罪孽一起带进地狱。我已把他较完整地留给了这个我处之有愧的世界。任何人都别以为我的死会保护A城的那个犯罪团伙，甚至因此在他们心中给我戴上功臣的桂冠。我所留下的不仅会告诉我生存过的世界：我是个死有余辜的罪人，同时也告诉还有无数人生存着的世界：他们那一伙暂时还窃据权力的罪人已经堕落到何种可悲的地步！

你到我农村前妻的家里去，一切都隐蔽在后院墙角的红芋窑内。

罪人：刘光胜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夜。

当天夜里十点钟，我秘密地来到农村你前妻的家里，给你前妻念了你的纸条。她眼泪汪汪地把我带你老家的后院，在距离东北墙角约两米处，手电筒的光柱寻获到了一个

幽深的洞穴。我一眼便看出这是“备争备荒为人民时期挖掘的一口防空洞，后来改作红芋窖了。我下到窖底，一股刺鼻的霉味使人窒息。我憋着气，在窖洞尽头找到一个小铁匣子，我一看便知这是从某个工厂车间拿来的小工具箱。我把小铁匣弄到洞外，撬开一把生锈的铁锁，发现匣内装了一堆录音磁带，我大致清点了一下，是三十二盒。

我不由感到震惊。我预感到了，这三十二盒录音带不仅是你用罪恶撰写的遗言，而且也可能就是那帮恨你不能立刻就死的团伙的罪证了！

从姘妇床头查获的录音带

日历：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上午·

我带着从你农村老家红芋窑内所提取的三十二盒录音带连夜返回城区。我没有直接到专案办公室去，而是悄悄地回到了小街的家里，这不仅因为你的案件有可能株连到我们专案班子里的一些头目，而且更因为你的猝然死亡发人深思。所以，在没有彻底弄清你的死因之前，特别是在当我没有弄清你的这些奇特的“遗言”之前，我是决不能将它公诸于众的。

当我正要秘密地把这三十二盒录音磁带暂时隐藏起来，等找好一个闭密的处所审听的时候，我突然记起了锁在法院我的公文柜里的另一盒录音带。那是四月九日逮捕你的那天夜里从你的姘妇床头上查获的。虽然你犯的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仅仅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以多种经营公司的招牌诈骗全国各地三亿一千万元的巨款，尽管这在我们这个穷困的国度里无疑一个象“文革”一样史无前例的经济巨案，甚至连许多国外百万富翁都望尘莫及，然而，你却是以流氓犯罪被捕入狱的，其间的奥妙不禁令人感到蹊跷。记得四月七日那天夜里，几个荷枪实弹的武装民警叫开你的姘妇——那个市长李秉清的儿媳，现

役军人之妻何娟的房门，把你赤条条地从被窝里扯下床来，给你戴上手铐带出房子之后，紧接着公安刑警队的技术人员们便对你姘妇的房子进行全面搜查。结果很快在床头一幅鸳鸯枕头背后发现了一台手掌般大小的袖珍录音机，当时磁带还没有停止转动。后来，这盒磁带交我保存在专案办公室的公文柜里。我一连几次听了这盒录音，虽然它与经济犯罪并无多大直接关系，然而这盒言语下流淫荡的录音磁带却基本上揭示了你的灵魂，记录了你的犯罪心里。所以在我将要开始审听新获取的这三十盒录音磁带之前，为了内容连贯起见，我想还得把最先从你姘妇床头查获的录音复听一遍。

“嘤——嘤嘤——”录音机里首先传出了轻轻的敲门声。

“谁呀——”接着是一个女人模糊不清的问话声。不久，我便听出这是现役军人之妻，市长李秉清儿媳何娟的声音。

“吱唔——”开门声，“是你呀——哟——啧啧——”收录机性能真好，使人联想到广告里“领导时代新潮流”的赞美。因为它连拥抱、接吻的细微声音都录上了。

“快进去——”磁带上传出你压得很低的声音。

“吱唔——”关门的声音。

“都四月份了——”又是你的声音，“外边还这么凉——”

“快脱了暖和会儿——”何娟的声音，语韵甜密，接着是一阵窸窣窸窣的脱衣服的声音。

“被窝里真暖和——”又是你的声音，音调充满感受诱惑的甜美，“你的皮肤象水一样光滑——你的身子象海绵一